拜經日記

大著旁通曲證精之至矣鄙意欲裒集其精核有關於
一字一義者爲一書其餘泛論學問無關於經籍者或
可割愛論韻四卷或另爲編次未知用中以爲何如己
巳季冬莊述祖識於蒙泉書屋

近日說經之士膚受目論不待言已其博而篤者亦多
不能通貫全經出論時得時失在東此書任舉一義一
字皆於經學之本源經師之受授會通而暢其說使讀
者若置身于兩漢親見諸家之本者其勿可及也已戊
午三月德清許宗彥識

拜經此書窮源竟委鉤貫會通實爲近時說經家所罕

及留讀案頭幾及月餘愧未能盡通其奥也敬服敬服

庚午六月福州陳壽祺讀于長椿寺街京邸

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

餘姚盧召弓 文弨
嘉定王鳳喈 鳴盛
大興朱石君 珪
嘉定錢曉徵 大昕
青浦王德甫 昶
鎭洋畢纕蘅 沅
儀徵阮伯元 元
仁和孫詒穀 志祖
錢塘梁山舟 同書

大興翁覃溪方綱
無錫秦小峴瀛
高郵王懷祖念孫
栢山法時帆式善
德清蔡生甫之定
天門蔣丹林祥墀
覺羅桂香東芳
長洲吳玉松雲
金壇段若膺玉裁
吳縣江叔澐聲

寶應劉端臨台拱
歸安丁小雅杰
桐城姚姬傳鼐
武進鄭湻如環
陽湖孫伯淵星衍
武進莊葆琛述祖
陽湖洪稚存亮吉
武進趙億孫懷玉
寧化伊墨卿秉綬
懷寧汪銳齋德鉞

仁和龔闇齋 麗正

固始吳美存 其彥

歸安姚秋農 文田

高郵王伯申 引之

蕭山湯敦甫 金釗

大興徐星白 松

歙縣鮑覺生 桂星

全椒吳山尊 鼒

開化戴金溪 敦元

嘉應宋芷灣 湘

福州陳恭甫壽祺
德清許周生宗彥
棲霞郝蘭皐懿行
南海張棠村棠南
桐城馬元伯瑞辰
績溪吳春橋秉虔
武進張高文惠言
宛平嚴鐵橋可均
歙縣凌次仲廷堪
承德孫鳳卿彤

海寧錢廣伯 馥

錢塘梁處素 履繩

海寧陳仲魚 鱣

蕭山徐北溟 鯤

仁和宋左彝 大樽

桐城章子卿 甫

吳縣鈕匪石 樹玉

吳縣袁又愷 廷檮

甘泉林仲雲 慰曾

江都焦里堂 循

德清宋小茗 咸熙

歸安嚴八能 元照

臨海洪鍔軒 顒煊

元和顧千里 廣圻

錢塘何夢華 元錫

錢塘嚴厚民 杰

仁和陳扶雅 善

仁和趙寬夫 坦

長洲宋虞廷 翔鳳

溧水王春泉 友沂

武進吳晉望 士模

陽湖惲子居 敬

陽湖劉申受 逢祿

陽湖莊卿珊 綬甲

陽湖顧子明 文炳

固始吳瀹齋 其濬

仁和汪漢郊 家禧

仁和趙雩門 鉞

南海張寶田 宗裕

覺羅桂子美 昌

覺羅桂子光祿

覺羅桂子純奎

覺羅桂子明昆

武進周紺園之黼

拜經日記第一

武進臧氏學

鏞堂自知固蔽不敢妄作懼家學日漸廢墜辛亥校訂高祖玉林先生經義雜記成不量其力思克紹先德遇一隙之明暫筆書之久而彙錄題曰拜經日記以就正有道拜經爲余隨所居室輒以名焉者時乾隆甲寅仲夏鏞堂識於武昌督署

說文忕字

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忕習也今說文作愧習也無忕字爾雅釋詁貫習也郭注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釋文

忕音逝又時設反張揖雜字音曳云狃忕過度釋言狃
復也郭注狃忕復爲釋文孫郭云狃忕復爲也忕石世
反邢疏孫炎曰狃忕前事復爲也說文云狃狎也忕習
也詩四月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忕也箋云尤過
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忕
於惡釋文廢爲如字忕也一音發忕時世反下同一本
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恒爲惡
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蕩內奰于中
國覃及鬼方毛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箋云此言時
人忕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釋文忕於市制反又時

設反說文云習也禮記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注忕於無敬心也釋文忕時世反又時設反左氏桓十
三年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注狃忕也釋
文狃忕時世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忕習
也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則狃忕皆貫習之義僖
十五年傳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杜注狃忕也言辟
秦則使忕來釋文忕也時世反又時設反國語晉語三
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狃忕也又今我不擊歸必狃
注狃忕也不擊而歸秦必狃忕而輕我也補音忕時世
反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

爲淫亂索隱曰忕音誓忕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計故爾雅云忕猶狃也狃亦訓習後漢書馮異傳狃忕小利李賢注狃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忕音逝文選潘安仁西征賦忕淫嬖之匈忍李善注小雅曰狃忕也見小爾雅廣言二廣韻十三祭忕忕習時制切此皆說文忕字之證而犬部狃下云犬性忕也尤爲有忕之明據徐楚金作忲形近之誤也徐鼎臣作驕又因忕而妄改其致誤之由并不可考矣考玉篇怈余世切習也明也廣韻十三祭怈明也一曰習也餘制切又怈習也丑例切一切經音義十二生經第一卷習忕又作怈貫

世反字林㥏習也蒼頡篇㥏明也爾雅狃復也郭璞曰狃忕復爲也據元應書知忕㥏同字音亦相近葢說文作忕蒼頡篇作㥏而晉字林梁玉篇隋切韻皆從蒼頡篇作㥏唐人孰於㥏字遂據以亂說文之本眞而毛公大史公鄭康成孫叔然韋宏嗣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秦漢魏晉間人皆用忕字知許叔重必作忕也又古文尚書君陳狃于姦宄傳習於姦宄凶惡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事復爲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案古文雖出魏晉間其詞意多本之三代秦漢如狃于姦宄之

與毛詩廢爲殘賊語意正同王肅改怢爲大識出古文下矣正義引釋言及孫炎注可謂知所根據大叔于田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正義亦引釋言及孫炎注爲證唐人之不忘所本如是

說文窳字

今說文宀部無窳字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云窳嬾也當據以補正爾雅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各本誤从穴宋板邢疏引郭注从宀邢疏愉者嬾也釋文愉羊主反又羊朱反窳羊主反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云汙窬也案汙窬猶汙邪也一切經音義九窳惰舊作窳今改正下同余

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亦嬾也言
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故字从胍又嬾人恒在室
故从宀又十窳惰榆乳反嬾惰也爾雅窳勞也郭璞曰
勞苦者多窳惰也又十一或窳臾理反惰懶之謂也爾
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字从宀从胍又十
四窳墮余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
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胍
又懶人恒在室中故从宀又十五窳惰榆乳反爾雅窳
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又十七窳墮臾乳反爾
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墮窳也言嬾人不能自起

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㼌又嬾人恒在室中故字从宀也又十九窳惰臾乳反嬾惰之謂也爾雅㼌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㼌也詩召旻皐皐訿訿毛傳訿訿窳（宋板誤窳釋訓疏引不誤）不供事也釋文㼌（此字不誤）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正義曰釋訓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釋訓疏不誤）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宀音眠史記貨殖列傳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徐廣曰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

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箓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
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德不試空言祿兹謂主窳臣夭孟
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夭也師古曰窳音庾
地理志下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亾積聚
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生而已無久長之
慮也如淳曰呰或作鴜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
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
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如音是也商
子懇令篇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又窳惰之農勉

疾商欲農則草必懇矣又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又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鹽鐵論通有篇然後呰窳偷生好衣甘食論衡命義篇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文選枚叔七發八首血脉淫濯手足惰窳李善注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此皆說文窳字之證也玉篇宀部廣韻九麌皆無窳字故諸書誤以窳字當之然說文此部呰窳也闕將此切玉篇此部呰子亦子爾二切史記云呰窳偷生謂苟且也廣韻四紙呰窳也將此切又子西切則說文玉篇廣韻俱有窳字可於注中驗之雖今本亦誤同諸書从

穴據其義知本从宀也說文穴部窳污窬也从穴胍聲朔方有窳渾縣以主切玉篇穴部窳俞矩切邪也器空中也說文曰污窬也廣韻九麌窳器空中亦病也以主切史記五帝本紀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索隱曰音游甫反駰謂窳病也正義曰窳音庾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此皆穴部之窳與宀部之窳音同義別說文瓜部胍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以主切窳之从宀从胍爲會意故說文訓爲嬾詩正義一切經音義解說文皆言瓜瓠在地似嬾人在室故

从瓜从宀而不云聲應顏注漢書俱訓窳爲弱又與瓜之本訓合若窳从从瓜特爲諧聲故說文云从穴瓜聲今爾雅正作愉注云字或作窳釋文亦愉字在上而元應於窳下引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凡七見皆同是知古本爾雅正作窳注云或作愉後人多聞愉寡聞窳因私乙改而釋文亦誤從之元應所據經籍往往有勝於陸孔本者此類是也爾雅疏訓愉爲嬾亦勝於釋文邢氏此條葢本之孫炎高璉二家舊義說文心部愉薄也从心俞聲無勞義郭云惰窳與說文窳嬾義合且商鞅兩言窳惰枚乘孟康俱云惰窳晉灼訓窳

爲惰皆與郭同若惰愉遮支則罕見知景純必以窳爲
正說文此字之脫當在唐季而唐人已溷同窳字故爾
雅釋文作窳引說文污窬也則合窳窳爲一陸氏又申
之云窊汙窬猶汙邪也考說文穴部窊污衺下也則污
邪別是一字而陸牽合之是誤窳窊窳爲一矣史記漢
書鹽鐵論云呰窳說文玉篇廣韻訓呰爲窳商鞅言窳
惰敎稟郭璞孟康云惰窳晉灼訓窳爲惰徐廣元應以
窳爲惰嬾之謂皆正訓也應顏訓窳爲弱㼌本訓也爾
雅窳勞也晉灼裴駰云窳病也勞苦疾病者多嬾惰此
展轉相訓也說文呰窳也爲本訓應劭曰呰弱也猶訓

窳爲弱也晉灼曰呰病也猶訓窳爲病也貨殖傳地理志言地饒食足民無饑饉故不肯力作常嬾惰偷生而張守節言食螺蛤等物故羸弱而足病顏師古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俱相懸萬萬此不通詁訓之失也窳訓污窬是卑下之稱故器之陋劣者亦爲窳裴駰訓窳爲病義得相通非若爾雅釋文之誤也丁度集韻上聲五九噳窳嬾也史記呰窳偷生勇主切司馬君實類篇七中窳勇主切嬾也史記呰窳偷生字典曰韻會七麌收窳注本司馬氏類篇勇主切嬾也與窳音義各別應分爲二此玉篇廣韻後字韻書之未誤者又案說文有狀

後人私以悵字代之不知說文注中尙存怢字然亦誤作怢矣說文脫寙字諸書誤以寙字當之不知說文注中尙存寙字然亦誤作寙矣此讀書之宜審愼也又一切經音義引承慶說知楊氏字統有寙字亦本之說文

有朋自遠方來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有朋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新舊本同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爲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

舊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
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
采苞注亦刪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
經作有故節之

疏箋補序

戴東原集爾雅注疏箋補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
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至若言近而
異趣往往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
言庥廕也即其義豳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
義小雅悠悠我里釋詁悝憂也即其義說詩者不取爾

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肅案漢廣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正義曰木可就蔭爾雅疏引舍人注曰庥依止也然則說詩者本與爾雅義同玉篇手部云挑他堯切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本亦作條初學記歲時部條桑採艾儷句引毛詩及鄭元曰條桑支落其葉然則此條字義與挑相近謂挑撥其桑之枝條高遠揚起者而支解落之如以釋木支解之非辭矣王引之案玉篇引詩枝落

之方是挑桑之解撥也二字似非釋詩之辭落枝采葉亦非撥也廣韻挑字注亦云挑撥蓋挑字之常訓耳

十月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里病也鄭箋里居也雲漢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是毛鄭之旨各有攸當非不取爾雅且釋詁本有𤸇病也是毛氏正用爾雅作里者假借字耳俗本毛傳誤同鄭箋作居也〔引之案悠悠我里訓里為憂是也毛傳里病也雖取爾雅然下文亦孔之痗痗病也則上句不當復訓為病鄭箋改訓居正為此耳〕戴氏據之遂謂說詩者不取爾雅釋詁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戴氏取之以難毛鄭惟言悝為很字之譌此說近是案春秋左昭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鬩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又爾雅釋文云恨也孫炎

作很然則孫叔然與鄭康成同郭景純與李黃門同作
恨亦有所本特當從鄭孫本與毛傳合

庾改爲藪

戴東原集書小爾雅後云廣雅釋器鍾十曰斞庾十曰
秉秉十曰筥斞庾二文錯見並當爲藪而改區十曰藪
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矣庸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文
籔爲逾然則逾亦十六斗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粟五
千庾杜注庾十六斗論語與之庾何晏集解庾十六斗
蓋庾逾聲近假借字廣雅之庾十曰秉卽聘禮記之十

籔曰秉張揖與包咸何晏皆據今文儀禮十七篇故不
作籔字不必定據古文改之

說文儀禮用今文

余弟和貴禮堂云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
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今文十七篇
許叔重說文序自言偁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爲
多如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而說
文作鉉不作扃作鼏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具也易
謂之鉉禮謂之鼏鼏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
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易玉鉉大吉也既夕禮

乃窆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部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地官鄉師之職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爲苄又見士虞禮記注及特牲饋食禮注而說文引禮作苄苦字義别故艸部云苄地黄也从艸下聲禮曰鉶毛牛藿羊苄豕薇是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注今文銘皆作名既夕禮注同而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引之案古文止爲跙見士昏禮說文無跙亦一證

何氏公羊注引瓜祭

古論雖蔬食菜羹瓜句祭必齊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句必祭句必齊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案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葢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

古文尋字

儀禮有司徹乃爇尸俎注爇温也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監本鍾本皆作燖今據賈疏改正也亦可寒也賈疏曰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

壂古文不從者彼尋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燅有火義故從今文也引春秋傳者哀十二年左傳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案論語經無尋字賈言論語作尋鄭不破作燅者必是鄭注論語溫故而知新訓溫爲尋也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注溫讀如燅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正義亦引哀十二年左傳以證又引賈逵注云尋溫也考說文寸部尋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炎部燅於湯中爚肉从炎从熱省則燅溫之義正作

燅其作尋者爲繹理字但古文多假借故雖是燅溫之
燅亦通用尋繹之尋禮古經左氏皆古文也故燅俱作
尋賈景伯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訓爲溫服氏解誼亦承
用之鄭公校定儀禮欲學者易曉見有尋燅二本因從
今文使無作燅之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
云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疏經云溫溫燖也
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又疏注云溫是尋繹
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案何解溫尋也句此襲用鄭注
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溫尋展轉相訓此注與賈
服左傳及儀禮注並同何蓋未解此義故先用溫燅之

訓義以尋繹之言離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爲[illegible][illegible]言
梁之皇氏夙覽禮記蓋是鑽研鄭學者故解經涯字無
誤至疏注欲曲通何說反失之矣朱子集注云温尋繹
此蓋本邢疏抑知温爲一義尋繹又爲一義斷難强合
乎吾因何平叔朱元晦不知古文尋而誤解因識鄭康
成校定儀禮必從今文之苦心矣

髡者使守積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五忽
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
之同族不宮者髡頭而已案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

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又漢書
刑法志完者使居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
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髟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
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
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本又作完是也則鄭注禮記
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髡音五忽反
正義引後鄭周禮注爲證皆相左也

反予來赫

詩桑柔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
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

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許白反炙也宋板詩疏岳本俱誤作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釋經云汝何爲反於我來嚇監作赫然而拒我也又傳赫炙當作赫嚇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恐嚇呼嫁反詩云反予來嚇箋曰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一義也又八怖嚇呼

駕反詩反予來嚇箋云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憪又十九嚇呼呼駕反詩云反予來嚇箋云拒人謂之嚇嚇亦大怒也莊子秋水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楊子太元爭次二嚇河臞司馬光集注嚇呼駕切口拒人謂之嚇詩云反予來嚇案正義知孔氏從俗本經作反予來赫傳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距人謂之嚇此申傳正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己乃反來嚇炙我之說申

之夫輕改經傳以難先儒肅罪固不容誅而訓𧹞爲炙理亦難通乃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葢難遽斥定本爲非耳或曰子以肅改毛傳作炙也質之正義信矣而并以肅改經赫爲𧹞則何據曰正義引肅云乃反來𧹞炙我此卽肅改傳文作𧹞炙之證傳舉經既作赫則經之作赫尚何疑乎曰子以爲三家詩有作𧹞者則何據曰余高祖玉林先生撰經義雜記有云毛詩爲古文三家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如毛詩俔天

之妹傳俔磬也而韓詩便作磬天之妹故知毛詩反予
來赫傳赫嚇也三家必有作反予來嚇者肅改毛詩非
無所本當時三家並存故肅據之而人亦不疑曰既本
三家作嚇亦得何深非之曰此追論肅改經時有此三
家之本耳若後三家既亾唯存毛氏如陸德明釋元應
所用既是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爲非凡考訂經學
必遡其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文云赫
本亦作嚇此據箋以改經也岳珂等本箋作赫此據經
以改箋也赫字毛鄭讀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亦
屬強爲分別既之陰女當從鄭音蔭王肅以陰女爲陰

知汝行曲說難通

盲眂

天官內饔豕盲眂而交睫杜子春云盲眂當爲望視案月令盲風涼風之譌也內饔盲眂望眂之譌也涼望並與盲聲相近故俱誤作盲以呂氏春秋載月令作涼風而知戴記盲字之誤以禮記內則作望視而知周禮盲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盲風爲疾風蔡伯喈章句云秦人謂蓼花風爲盲風俱非也

五品不遜

尚書堯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

品不馴殷本紀作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周禮地官司徒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五帝本紀載尙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卽史記五品不馴蓋古文尙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今文尙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兩句八字之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今文並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克能爲詁訓而俊馴爲古今之異古文尙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尙書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蓋俊遜與訓皆聲相近地官司徒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易坤

騶致其道釋文騶徐音訓此依鄭義與史記正合余謂

今文尚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拜經日記卷第一

經六千二百六十七字

注二百九十九字

拜經日記第二

武進臧氏學

孝廉梁處素履繩著左傳通考訂異同極細致余為之校補一過自記要語癸丑孝廉以中年病終不勝存沒之感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惜未能與孝廉面訂是非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案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字據

裴駰集解知麋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

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相謹案史記年表以璧加許田此从公穀今文也孔子世家作假魯論作加史公从孔子國問古故世家作假古文也魯論作加今文也

桓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　案舊本當作將

失楚無師字葢因下文望楚師而衍

桓十三年荒谷釋文荒谷本或作巟音同　案說文巟

下引易包巟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本亦作巟詩閟宮

釋文遂荒韓詩作巟今本引韓詩亦作荒不可通浦氏

鏜云當作巟是也

桓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厎日漢書律厤志日官居卿以

㡳曰　案注訓㡳爲平則杜本作厎厎不誤然爾雅釋言厎致也致曰義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厎字

莊四年以與紀季足利本及宋板以下有國字　案國字當有

莊二十二年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周禮夏官馬質疏姜大嶽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傳曰齊大岳之胤（涉隱十一年文）　案說文岳爲古文嶽詩崧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般嶞山喬嶽孔氏正義皆作岳崧高釋文云維嶽字亦作岳毛詩左氏爲古文嶽當皆作岳

莊二十七年季友鹽鐵論殊路篇魯莊知季有之賢古友有通　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朋有或作友顏淵有相切磋本今作友

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文選六代論苞茅不貢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籍田賦注同　案凡包茅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及藝文類聚八十二白氏六帖一百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引詩皆作苞自唐石經始不用艸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

陳斠華若史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李賢注引內傳並作多寵案內寵之內似賛杜氏於下文內寵方有注　案左傳葢作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校左傳遂書內字於寵旁而寫者并兩爲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考正檀弓正義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案凡誓詞多云所不如褁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論語夫子誓之曰予所不者據史記及鄭注論語可證檀弓正義所引明出

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釋文一讀以壺飱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管徑營卽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經一作徑葢古通用　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爲行而屬上非也

成六年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注墊隘羸困也沈溺溼疾重膇足腫　案說文土部云墊下也

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下溼曰隰注曰隰溼墊也然則墊隰乃下溼卑狹之意故民有沉溺重腿之病杜以爲羸困非也襄二十五年傳久將墊隘注墊隘虛水雨此解近之愁爲湫隘之意當并言之

成十二年釋文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　案此條不當在扞難下負冒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郤至解詩干城爲扞城故毛公傳詩曰干扞也本左傳爲訓杜注傳亦云干扞也此又本之毛傳據毛傳杜注知詩皆作干城斷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

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爲下以語上上云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爲民扞城正相應合淺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於其第一見作音義遂妄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讀不音戶旦反爲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土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　案毛詩鴟鴞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緜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杜陽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寡君是以請罪焉注請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上請字音情　案今本脫一請字當從徐仙民音上請爲情謂以情實告晉也

襄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　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墠（華嚴經音義一引韓詩傳）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釋文正義）左氏亦古文故假壇爲墠服子慎不改字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爲墠故云除地爲墠依漢儒易字之法當有壇讀爲墠四字王肅本作壇而讀爲墠正用服氏誼也杜元凱不識古文輕好異於先儒因改服

王之義作如字讀云封土爲壇謬矣
襄三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惠定宇云說苑政理篇子大叔善決而文蓋本左傳善決譌爲美秀　案杜註美秀云其貌美其才秀陸孔二家亦不言賈服王董等有異文是左氏本作美秀不得據說苑輕議爲譌也傳上云馮簡子能斷大事故下云告馮簡子使斷之是善決之事屬馮簡子不屬子大叔上云子大叔美秀而文故下云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爲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諺曰一游
一譽惠定宇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
宣子豫焉周易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
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　案此說亦
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解蓋左氏古文
故假譽爲豫也
昭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使寘饋于介
而退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
右介　案尚書泰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介云一介
耿介一心端愨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

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據此知禮記一个臣當從尙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年傳亦作一介乃尙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從俗本禮記讀大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个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蕞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小國文選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蕞爾小國小字後人所加　案小字蓋本有杜解蕞爲小貌於本句小字無害如[illegible]字遂識[illegible]讀大哉古人當有此句

法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纚家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　案不良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是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厤志共養三德爲善師古曰共讀爲供　案古供字皆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爲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也

昭十六年子齹釋文說文作𪗋　案說文於𪗋下引春秋傳又有𪗋云齒參差

昭二十六年禳之何損　案當從新序雜事第四及論衡作何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禳之又何禳焉何患於彗皆極言禳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郭注云允信也佞人似信

定四年我必復楚國淮南脩務訓注我必覆楚國下子能覆之　案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則復字當從高誘讀作覆亡之義杜注我必復楚國云復報也

於本句尙可通施之下句未免稍隔蓋杜氏不知古複字多作復也

未獲所伏新序未獲所休　案上云未獲所休下云下臣何敢卽安則作休義勝據注云伏猶處也知杜本是伏字

哀元年暴骨如莽足利本作如草莽　案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草字蓋因注而衍

哀八年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事注引左傳亦作違難　案難字當有

哀十六年旻天不弔　案周禮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

淑五經異義左傳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然則漢本左氏皆作旻說文及後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昊天必傳寫之譌旻有閔傷義故公稱旻天毛詩傳最是　又案左傳宴享字多作饗如僖二十五年王享醴詩彤弓正義引作王饗醴二十八年傳亦引作饗　成十二年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釋文云享宴本亦作饗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又風俗通引用人其誰享之今僖十九年作用人其誰饗之又毛詩恭恭敬字皆不作共考之左氏亦然今據羣籍考之如莊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宏明集引作儉者德之恭僖十七衛共姬釋文云共姬本亦作恭僖

二十七年杞不共也釋文云不共共亦作恭僖三十三年弟不共後漢章帝紀弟不恭下李賢注引傳及周禮疏引鄭志皆作弟不恭文十三年書不共也詩魯頌譜正義引作書不恭也文十八年弟共詩商頌譜正義初學記九皆引作弟恭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後漢馬援傳注引作三命滋益恭初學記十七說文滋字繫傳同又凡宴安字毛詩皆作燕今考左氏以覺報宴詩彤弓正義引作以覺報燕宣十六年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燕以折俎昭元年禮終乃宴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

昭十五年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作於是乎以喪賓燕宴樂以早五行志作燕樂已早昭二十五年私降昵宴說文暱下引作私降暱燕知漢唐舊本宴皆作燕也

夫之兄爲兄公

爾雅釋親夫之兄爲兄公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釋文於少姑下之轉上大書兄妐二字云音鍾本今作公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妐毛作女公妐兹從宋板女叔諸婦也疏註室人謂公妐毛亦作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妐舊公今改謂壻

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又釋名釋親屬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又曰兄妐是已所敬見之忪遽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妐亦如之也舊妐作忪忪遽作怔忪今據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十五引校玉篇女部妐夫之兄也之容切廣韻三鍾妐夫之兄也職容切案郭注今俗呼兄鍾當作今俗呼兄妐與釋名俗間曰兄妐正合釋文兄妐音鍾本爲郭注作音非音經文乃或因音鍾二字妄改注中妐字爲鍾集韻三鍾妐通作鍾是北宋時已誤故宋以來校釋文者誤以兄妐是經文因著語云本今作公而不知其相左也又夫之姊爲女公郭氏無說據鄭注禮記有女妐之

文知漢時即有是稱可以補郭注所闕夫兄曰兄妐夫姊曰女妐夫父亦曰妐究其原葢俱本作公釋名正本爾雅而有公君也君尊稱之訓可證爾雅經之本作公也袁又愷廷檮云以經作兄公俗呼兄妐故曰語之轉謂公東一轉爲妐鍾三也若經作兄妐俗呼兄鍾正是一音安得云轉且兄鍾二字無理之至釋詁卬我也注卬猶姎也語之轉耳釋文引說文云女人稱我曰姎蓋漢晉俗有是稱郭舉時驗證之故直云卬猶姎也卬語轉爲姎與公語轉爲妐正一例又下夫之女弟爲女妹據鄭注禮記知女妹必本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以俗稱女妹證經之女叔若經本作女妹郭或云今俗有是稱而已鄭注女妐

女叔固俱本釋親文也庸案夫之母爲姑故夫之女弟爲小姑夫之兄爲兄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以經上下核之足證袁說爲是

鄭注兄伀

禮記奔喪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注兄公（當作伀）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兄之夫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伀（監本作鍾畫粗是據俗本改今訂正）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下脫）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案正義知鄭注本作兄伀與昏義注女伀之伀正同六朝以來妄改作公故皇氏義疏有

公平之說陸氏釋文無妐字之音然孔冲遠引爾雅注本作妐故下云今俗本女旁置公轉誤也轉誤二字正承郭注言之可驗孔氏所見鄭注本尙有作妐者特斥爲俗本不用耳

陽予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據影宋本宋毛居正近美上均皆疑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召弓釋文考證云疑注本作賚卜畀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猶予也以陽

爲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文[illegible]云據郭注引魯
詩陽如之何又時驗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經文斷作
陽而不作賜郭注賚畀卜皆賜與也此專注賚畀卜三
字台朕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陽義與猶予也當作予
猶與也經作予我之予而有賜與義故郭舉經以通之
云此予字猶與字也因通其名爲賜與之與所以申上
賚畀卜之皆爲賜與也若經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且
魯詩云云以下皆爲贅矣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
氏所見本已誤作賜陸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爲音邪
疏云予即與也皆謂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

我與之也是未識皆賜與也句專爲賚畀卜之注而誤解予字皆作與也鄭漁仲注欲分台朕陽與賚畀卜爲二是不審郭氏予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證之混陽賜爲一歧作兩解亦可顯見其非矣

歸寧父母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金壇段若膺云經歸寧父母謂文王之父母也序言后妃在父母家爲女子子若此則可以成婦禮於舅姑而化天下以婦道故曰葛覃后妃之

本也言告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此歸寧父母之歸即言告言歸之歸也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九字蓋後人所加袁又愷云序歸安父母經歸寧父母當從段作謂嫁曰歸解而仍作后妃之父母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又曰則可以歸安父母文同則義無不同果有異義鄭當箋出今鄭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序而可見又案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始

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此箋一曰寧父母再曰寧父母即曰葛覃歸寧父母之經本章箋云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當於君子則可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躬儉節用習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出嫁而當於君子無貽父母之羞盡女子之道以供婦職極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葛覃所以爲后妃之本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正女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當於君子

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豈非后妃之本乎

洒灑也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元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洒今文正字故三家詩魯論作灑鄭司農以今文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洒卽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也今論語作洒葢卽鄭氏所定

韓詩外傳六引詩灑埽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又論語今雖無古魯兩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必作灑也鄭注周官引論語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彼三家經皆作灑也

周禮以今證古

段若膺云今儒好用古字凡講小學必宗說文然當究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有一代之字何必盡泥說文如周官爲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爲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于注易以今於經用古讀注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

徒好寫古字也庸案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寖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于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眂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媺注作美經作鱻注作鮮經作蘜注作鞠經作政注作征經作貍注作埋經作齍注作粢經作鬻注作煮經作果注作祼經作摎注作拜經作歛注作吹經作虡注作鐻經作遷注作原經作鄉注作兆經作蔷注作蔓經作參注作三皆是以今證古也袁廷檮案明翻岳板凡經古文注皆作今字與錢本同然腊人注亦衍文二十六惟嘉靖本不衍嘉靖本三禮並有周禮爲最儀禮與北宋本無異禮記稍遜

籥章釋文豳彼貧

反注邪同漢人書豳皆作邪趙岐公孫丑章句上云詩邪風鴟鴞之篇又滕文公章句上云詩邪風七月之篇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豳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癈疾字从疒作癈凡樹蓺字作蓺六蓺字从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

毛氏禮記注疏譌字

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而於今為最名為好古實足以害古余嘗見宋影大字單注禮記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凡以破好古

之失爲登梨棗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譌也諡不作謚个不作箇荅不作答大不作太脩不作修疏不作疎鍾不作鐘弅不作算笑不作笑壺不作壺姊不作姉笫同慤不作慤宜不作宜宐善不作善昔不作昝ネ不作示遟不作遲稺同葢不作蓋並不作竝甞不作嘗爽不作爽畧不作略褎不作褏屬不作屬退不作退直不作直賔不作賓昬不作昏象不作象旨不作旨指同會不作會曾同躳不作躬窮同巽不作巺選撰同慱不作博麤不作麄或作粗皇不作皇兊不作兑說同宿不作宿袁不作袁遠園同隂不作陰龜不作龜賛不作贊卿不作卿卽節同強不作强暴

不作㬥保不作保處不作處弃不作棄此因唐石經避諱可不從敵不作畝教不作敎髦不作髦髮同沿不作㳂訡不作訊死不作㝡爲不作爲為縣不作縣愉不作愉卑不作卑奄不作奄聰不作聰录不作彔緑錄同冕不作冕僕不作僕肉不作肉或作肉亨不作亨享不作享孰同高不作高亮不作亮損不作損負同涓不作涓孽不作孽辟即臂字辟即壁字皆揔从手作揔緫總从系作總餘若匡宇世弘貢恒垣玄貞徵殷瑛敬讓慎頊縣祚等字皆避諱闕末筆不至改易本文猶存古意

大戴禮有爾雅

公羊宣十二年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疏云釋水文也案何邵公引爾雅釋水而偁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氏所取入故班孟堅白虎通引爾雅釋親文偁爲禮親屬記三綱六紀篇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云禮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應仲援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爲禮樂記則禮記中之有爾雅信矣或疑漢藝文志禮家不及叔孫通張氏之言恐未得實葢未考之班氏諸書也

苗本禾未秀之名

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勃然興之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則曰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亦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云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

禾秀者何邵公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傳意杜元凱云漂殺孰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即此一端學者亦可知宗所從矣

春曰昊天夏曰蒼天

白虎通四時篇云爾雅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詩黍離正義云異義天號今尙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爾雅亦云元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

誤也春氣愽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書堯典正義云鄭元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案白虎通俗本爾雅曰三字在冬曰上天之下首二句亦作春蒼夏昊此淺人孰於郭本爾雅而妄爲移改也今訂正班孟堅所見本是春昊夏蒼故首引爲據洪頤煊案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詩黍離因黍苗之盛而呼蒼天亦可爲夏爲蒼天之證其後一說與爾雅不同於正文外聊備一義而已故略之異義謂爾雅亦云是許叔重所見本與班氏同康成以出於孔門蓋不誤因爲之釋說文解字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與鄭義正合昊昊者廣大之貌也廣雅釋天云東方昦

天亦本雅訓楚辭章王逸九思云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和煖百草萠兮華榮郭本作春蒼夏昊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孟堅所引爾雅歐陽氏今文尚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鄭康成異義駁張揖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也考詩正義引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夏昊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拜經日記卷第二

經六千八百十三字

注五百五十六字